

青未了·城市部落

城市部落
chengshibuluo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书店书话之七

有他在, 书就不会死

关于诚品, 关于台湾的书店出版业, 我已经说了很多, 如果此时再不提吴清友这个人就太不公平, 甚至可能被骂有眼无珠。此公是诚品的创办者, 可以这样说, 没有吴清友就不会有今天的诚品, 甚至整个台湾的书业就会是另一种发展态势。

我没有机会与吴清友先生面对面, 但是, 只要你知道诚品的存在价值, 只要你感受到了诚品的魅力所在, 你就一定会想到吴清友先生首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其次是一个想与做绝对统一的实践者。他的那么多惊人语、哲思之言, 无一例外地在诚品得以体现。在诚品的大堂或显眼之处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 而在诚品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体现着这些标语口号的深刻与内涵。没有口号脱离实际、实际远离口号的唐突和荒诞, 让你听上去顺耳、看上去顺眼, 一切顺理成章。“尊重走进书店的每一个人”, 一句很平实的话, 与我们挂在嘴边的“顾客是上帝”有些相似, 但去掉了虚无, 落在了实处。

吴清友放下一句狠话: 有他在, 书就不会死。诚品书店开办的前15年, 天天赔钱。但是, 把自己称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吴清友, 在他人看着心慌的赔钱游戏中, 显得异常淡定。这个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

心脏扩大症、先后三次做心脏手术的“病人”, 视钱如无, 视命如有。有一年, 吴清友准备建一处住宅, 请来的风水先生告诉他, 如果这个房子朝南, 你会发财; 如果朝北, 你的身体会健康; 如果朝东, 你的智慧会增长。此时的吴清友, 经营的书店赔钱, 当然期盼发财; 而此前一年的一场大病, 又使他深知身体健康的不可替代。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在要钱没钱、要命保命的高危时刻, 吴清友毅然决定让自己的新房朝东, 让智慧得到增长。

他只读过工专, 做了多年的饭店厨具设备和咖啡机公司的业务员。在转投书店业开办诚品书店之时, 吴清友的脑海里最早浮现的就是与艺术和人文有关的温馨场景。所以他的书店里摆满了建筑、艺术、文化类的进口图书, 然后在书店的书柜里摆上各色文具用品、鲜花, 还有咖啡具、茶具。在满眼皆是反光玻璃、水泥堆砌物、汽车和尾气、极速与焦躁的城市中, 吴清友营造的精神港湾把疲惫的人揽进怀里。在诚品, 读者捧一本书,

愿看多久就看多久, 想在哪里坐下就可席地而坐。

诚品, 不是书店, 是书香。

但是, 吴清友从不避讳钱的作用, 也很在意诚品书店的赚与赔。他有一辆开了18年的小汽车, 如此之久, 就是源自吴清友说过的一句话, “诚品书店一天不挣钱, 我就不换车”。结果到第16年诚品书店开始赚钱了, 而他换车则是在两年后。这两年, 诚品一连在台湾开出二十多家连锁店, 迅速完成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的布局。诚品书店一下成了台湾的地标, 无论在哪个城市, 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诚品见吧。2011年总计有1.2亿人次走进诚品书店, 远远超过

台湾人口总数。

他们, 不是在诚品, 就是在去诚品的路上。

诚品书店的经营思想和文化理念, 受到台湾文人和艺术家的追捧与敬重。吴清友却很少说到自己的坚持, 而是常说因为有比他更能够坚持下去的“文化巨人”, 那是诚品坚持的推手。吴清友经常提到一个人, 他叫童子贤。他说: “童子贤先生跟我说, 店尽量开, 赔钱不要紧。”童子贤何许人也, 不甚清楚。但他说过的一些话, 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 “我乐意看到文化走入日常生活……让每个人伸手可得到美好的生活经验……应以实质力量支撑让它继续茁壮。”

关于台湾书店、书业的话题到此打住, 想想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 诚品书店的存在是一个奇迹, 也是一个例外。在各式各样的富豪排行榜上, 很难找到吴清友的名字, 因为那是用金钱作为标杆的。但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 他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富豪开起了电影院, 养着足球队, 也有闲钱去登山、探险, 到欧美疯狂奢侈品。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吴清友或者童子贤呢? 如是, 那才为民族之大幸。否则, 只能呼唤吴清友的诚品书店赶快开到大陆来, 圆我等之梦想, 谋我等之福祉。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 笔名亚子, 北师大研究生学历, 原籍曲阜, 下过乡, 当过兵, 资深报人, 现为自由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君子一言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名为《三杯茶》的书, 书名来自巴基斯坦的巴尔蒂人的一个习俗: 家里来客人, 一般都要敬茶, 第一杯茶, 你是陌生人; 第二杯茶, 你是我们的宾客; 如果你得到第三杯茶, 那表明主人已经把你当成家人, 他们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甚至是死。

得到巴尔蒂人敬三杯茶的是一个名叫葛瑞格·摩顿森美国人。1957年出生的葛瑞格是个登山爱好者, 1993年, 他来到巴基斯坦, 要从这里攀登喀喇昆仑的主峰, 也是世界第二高峰的乔戈里峰。他随身带了一串琥珀项链, 是他小妹妹的遗物, 他想把这串项链挂在乔戈里峰上, 以表纪念。登山途中为了援救一位遭遇险情的同伴, 耗费了大量力气, 他不得不放弃登顶。返回途中发生意外, 与队友们失去联络, 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几近绝望中, 他闯进高居于岩石林立的山坡上的一个名叫科尔飞的村子, 被村里人救起。

这里景色如画, 有如香格里拉一般, 却不是想象中的伊甸园。葛瑞格发现, 村落里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活不过一岁生日, 最近的医院得走上星期的路才能到达, 孩子们最大的愿望是有一间“有屋顶”的学校, 在寒风

里, 当地小孩只能跪在户外霜冻的土地上, 或坐在脏污的泥地上上课, 村民穷到没钱聘请老师……葛瑞格认为, 比起把一串项链挂在乔戈里峰, 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来纪念早逝的小妹。葛瑞格学着巴尔蒂人, 把两手放在村长哈吉·阿里的双肩, 郑重承诺: 我要为你们建一所学校, 我保证!

在美国, 葛瑞格是个穷人, 他接连发出了580封求助信, 回应他的只有两张支票, 一张623.45美元的捐助来自他母亲做老师的学校, 是孩子们一美分一美分聚集起来的; 另一张是100美元的支票。为了早一天达成心愿, 他退了租住的公寓, 以车为家, 把自己的一点家当寄存在一个小储藏室里。后来他得到了信息储存程序发明家吉恩·赫尔尼的支持, 筹到了计划中的1.2万美金的建校资金。同时, 葛瑞格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 换成旅费。

科尔飞村村长的孙女对葛瑞格再一次回到村里的那一晚记忆犹新: “之前很多登山的人都曾对巴尔蒂人做过许多承诺, 过后都没有音讯, 我祖父说葛瑞格与别人不同, 他一定会回来的。”葛瑞格告诉村里人, 他已经买好了建校所需的全部材料, 存放在附近的斯卡都城。但村里人告诉他, 如果

先建好一座桥, 材料根本没法运进来。葛瑞格只能怪自己筹划不周, 他不得不重回美国募集建校资金。

在美国等待他的是异常艰难的生活: 他的银行存款只剩下83美元, 女友离他而去, 他原来工作的医院解雇了他。他只好再次向赫尔尼求助, 赫尔尼又给他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 附加一个条件: 我岁数不小啦, 希望学校尽快建成, 给我寄张学校的照片来。为了支持葛瑞格的事业, 赫尔尼还专门捐款设立了中亚协会(CAI), 任命葛瑞格为执行官。

一架铁索桥建好了, 花了3年时间, 科尔飞村的学校也终于竣工。在一次应邀参加喜马拉雅基金会晚宴时, 葛瑞格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美丽姑娘塔拉·毕晓普。葛瑞格终于赶在赫尔尼临终前把科尔飞村学校的照片送到了他的病床前, 兑现了他的承诺。

现在, 中亚协会一年就能建两三座学校。葛瑞格经历了许多危险和磨难, 与妻儿分隔两地, 被部落武装分子囚禁, 冒着炮火穿越阿富汗交战地区……他从一个村子开始, 到两个村子, 到整个巴基斯坦西北部, 最后还到了阿富汗。在悲伤、沮丧、孤独与濒临死亡的时刻, 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

俗话说, 认识一个人, 要听其言观其行。人们期待的不是他说了什么, 而是他做了什么。

承诺。到目前, 葛瑞格领导的中亚协会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陆续建立了九十多所学校, 为34000名儿童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最特别的是, 这些学校让许多原本无法上学的女孩开始接受教育。

俗话说, 认识一个人, 要听其言观其行。人们期待的不是他说了什么, 而是他做了什么。天津那位捡破烂帮助贫困学生的老汉为什么会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尊敬? 为什么人们宁愿同情和接受范美忠那样的“真小人”, 而把那些夸夸其谈、大唱道德高调, 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称为“伪君子”, 加以摒弃? 这是由生活中的各种口号或高调造成的——空洞的口号、道德高调、社会理想的高调——之所以称之为高调, 是因为不可能落实、不可能实行, 只是些空泛的议论、空洞的要求, 大而无当的计划, 虚幻的承诺。

古人云: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人们强调践行,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辩难, 意思是说, 你别说得那么好, 你先做给我看看。你不一定非要去做什么, 然而一旦开口, 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承诺的事情就应努力去兑现。否则就成了欺骗和说谎, 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或被视为只说不练的天桥把式。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 毕业于山东大学, 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 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武松之罪

一直不喜欢武松, 在我看来, 他有两大罪状: 一是杀了潘金莲, 替男权社会虐杀追求幸福生活的女性; 二是打死了老虎, 破坏野生动物。在这里想说说这第二条。我说武松破坏野生动物, 也许有人不服气, 说那是正当防卫, 如果他不打死老虎, 老虎就会吃了他。表面看确是如此, 可这里讲的逻辑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逻辑, 而不是站在老虎的立场上的逻辑, 也算不得中间立场的逻辑。武松那算什么正当防卫呢? 他是喝醉了酒之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坚决不听别人让他在客栈住一宿明天再上路的好心劝阻, 硬要去逞能充好汉, 还有策划有预谋地提了一种叫做哨棒的凶器, 趁着酒劲冲到景阳冈上去了。那山冈本来就是人家老虎的家园, 人类应该住在房子里, 动物们住在山上, 这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你武松却要在月黑风高之夜带着凶器私闯到人家老虎的民宅里去

要酒疯, 怎么能怨人家老虎对你不客气呢? 这样看来, 那老虎才是正当防卫呢。都知道老虎厉害, 会吃人, 殊不知还有比老虎更凶的, 那就是像武松这样的人, 竟把老虎活活打死了。这样的猛于虎的人竟成了英雄, 可怜那只被打死的老虎, 用自己无辜的鲜血成就了别人的一世英名。按照当今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武松是应该被判刑的。

在某个野生动物园得知, 一只老虎的价格最低要15万元, 比较珍贵的白虎则一只价值200多万元。可见, 武松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经济损失, 不少野生动物的稀少和绝迹, 是跟武松们有着直接关系的。

在那种传统的动物园里看老虎的时候, 心情往往是压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武松那样打得过老虎, 于是出于对这森林之王的敬畏, 人类一方面发明了很多成语和俗语来表示赞叹和勉励, 什么虎头虎脑呀、生龙

活虎呀, 虎虎有生气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 等等, 另一方面却给这帝王般的动物设了陷阱抓了来, 关在窄小低矮的铁笼子里。老虎在那笼子里多么哀伤呀, 全然是一副混吃等死、了此残生的模样, 空有凌云壮志, 却只能为每天要吃的几斤肉而折腰, 它们的叫声低沉烦闷, 让人想到落难的英雄和做了阶下囚的帝王。到那样的动物园里去, 跟探监有何不同?

而当坐着那种封闭的旅游车在野生动物园的山岭上行驶的时候, 却看到老虎在旷野丛林中自由自在地散步、觅食、谈情说爱, 大概就跟当年在景阳冈上一样了。有时候它们会跑到旅游车旁边来, 只隔一层玻璃跟人类相见, 好奇地盯着那些被关押在车里的人使劲地看, 近在咫尺地做出各种或淘气或猛烈的动作——这时候根据那种传统动物园里的结构, 分明是我们这些人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供老虎们来观赏的。老虎们蹦跳着从我们身边过去, 仿佛在说: 哈哈, 现在终于轮到你们被关起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子里竟然冒出了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人非野生, 尚如此热爱自由, 何况本来就是野生动物的老虎呢? 想当年武松过景阳冈时, 假如也像我们这样坐着这种封闭的车子, 那就不会与老虎发生冲突了。同行的人后来还下车抱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小老虎合影, 小老虎乖乖地合作, 决无“与虎谋皮”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危险。我又觉得不仅是“人之初, 性本善”, 而且虎之初也是性本善的了。

武松打死了老虎, 那虎皮想必是做了皮袄或者做了椅子背垫, 那虎骨做了治风湿的膏药, 虎肉做了下酒菜——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观念, 不知老虎的子孙后代是否还记着这笔怨仇孽债?

这样的猛于虎的人竟成了英雄, 可怜那只被打死的老虎, 用自己无辜的鲜血成就了别人的一世英名。